

思念童（寯）先生

In Memory of Mr. TUNG Chuin

曹汛 文 | Written by CAO Xun

黄晓 包志禹 于婷 整理 | Compiled by HUANG Xiao, BAO Zhiyu, YU Ting

中图分类号: TU-092.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5-0115-04 DOI: 10.12285/jzs.20231010006

摘要: 童寯 (1900—1983) 是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建筑师, 我国著名建筑家、著名建筑教育家。本文追忆童先生的生平、为人和治学精神, 在园林和园林史研究以及建筑画和建筑速写方面对自己的影响和感召。

关键词: 建筑家、建筑教育家、园林史、《江南园林志》、建筑画

Abstract: Mr. TUNG Chuin (1900—1983) was a famous Chinese architect and architectural educator,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returned home after studying abroad. The essay traces Mr. Tong's life, person, and scholarship, as well as his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n myself in the study of gardens, garden history, architectural painting, and sketching.

Keywords: Architect, Architectural educator, Garden history, *On Classical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 Architectural painting

编者按

曹汛先生 (1935—2021) 是我刊最早一批作者之一, 先后在我刊发表论文、札记、杂著等研究成果近 40 篇。本期刊登一篇曹汛先生生前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章《思念童先生》, 是他生前手写的纪念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寯先生 (1900—1983) 的文章。文稿共有两份: 一份是初拟的“草稿”, 字迹潦草, 但结构相对完整, 共 12 页 (图 1); 一份是誊录的“定稿”, 仅有少量修改, 但尚未结篇, 共 13 页 (图 2)。从“草稿”来看, 曹先生对全文已有完整的构思, 在介绍了童先生的生平、为人和治学精神之后, 重点论述了童先生在园林、园林史研究以及建筑画、建筑速写方面对自己的影响; 可惜在“定稿”中仅包含园林、园林史研究的部分内容, 尚未全部完成, 至于建筑画、建筑速写部分则尚未展开。

童先生字伯潜, 为我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建筑师, 我国著名建筑家、著名建筑教育家。先生为沈阳人, 满族。1925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8 年毕业, 获硕士学位, 在美国实习两年后赴欧洲考察, 1930 年回国, 接受梁先生邀请, 任东北大学教授。梁先生入中国营造学社, (童先生) 继任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入关, 与赵琛 (深) 先生、陈植先生共同在上海组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 1944 年起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 1949 年中大改为南京大学, 1952 年南大工学院改组为南京工学院, 连任教授直至 1983 年逝世。先生一生两头前后执教四十年, 中间十余年为开业建筑师, 参加设计和工程百余项, 先生的设计风格高雅, 样式新颖, 紧跟时代。先生在教学中爱学生如子弟, 和学生打成一片, 四十年间桃李半天下。先生在教学设

作者:

曹汛 (1935—2021),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

整理:

黄晓,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包志禹, 蓝城集团。
于婷,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

录用日期: 20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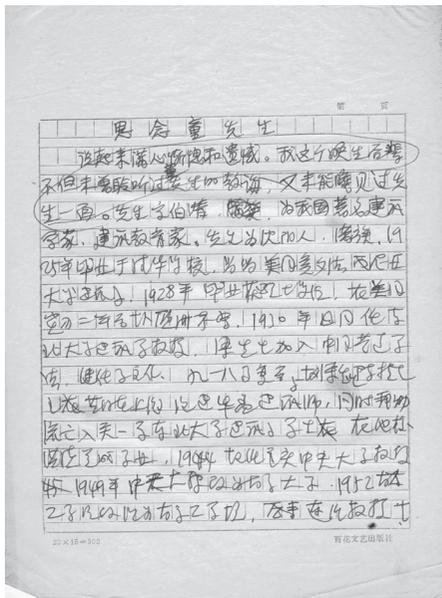


图1：曹汛《思念童先生》草稿的首页和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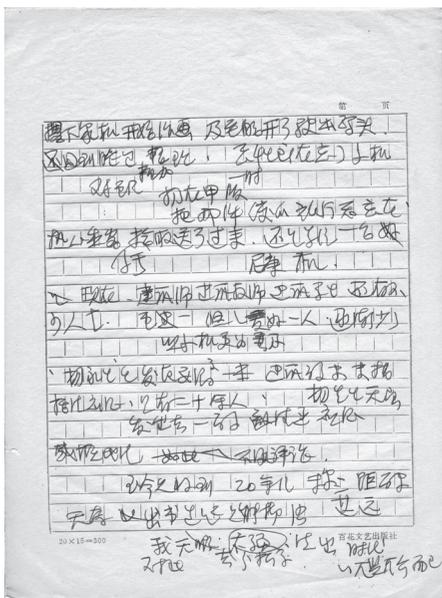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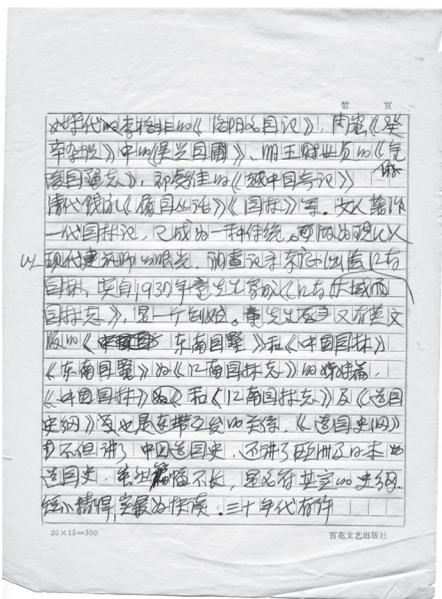


图2：曹汛《思念童先生》定稿的首页和末页



计同时，最能读书做学问，主要专著有《新建筑与流派》、《建筑科技沿革》、《近百年西方建筑史》、《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英文版《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s)、《东南园墅》(Glimpses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等，以及论文若干篇。先生又喜欢绘画，留美期间习水彩，师从著名水彩画家道森(G. W. Dawson)，回国后曾从汤定之学国画。画风或洒脱豪放，或绚丽严谨，色彩浑厚，题材和画法都多式多样，给人以深刻印

象。所画炭笔、炭铅笔和色纸上所作炭笔、色粉笔速写，尤为洗练精彩，别具特色。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贯通古今中外；先生的为人朴实厚道，可敬可亲，有口皆碑。逝去以后，先生的遗著逐渐整理刊行于世，无论是他的直传再传弟子，还是未入门墙的后辈学子，都一样地景仰不止。

说起来满心惭愧和遗憾。我作为晚生后辈，不但未曾有机会聆听过先生的直接教诲，又未曾瞻见过先生一面。先生和

我是辽宁同乡，这位同乡先辈1930年代初在沈阳和梁(思成)先生、林徽音先生、蔡方荫先生执教东北大学时，我这后生还未踏地降生。前两年我编写《林徽音文集》文学卷、建筑卷时，搜集当年东北大学的一些史料，始知他们当年办学的艰难。那时东大工学院的建筑系乃是新办，工学院院长不理解也不重视，东大的派系又复杂，颇能宽和和忍让的梁先生都忍无可忍，拂袖辞去系主任职务。此事惊动了张学良将军，校院方面才觉得有亏失理，派学生代表前去把梁先生请回来。后来梁先生投身于营造学社，林先生因病回北京住西山休养，蔡先生是教结构的，东大建筑系的担子实际上是童先生一力承担。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沈阳和东北(应统称东北)，童先生带领学生流亡入关；先生与人合办事务所，从事建筑设计，还从各个方面帮助东大流亡入关学生在南京、上海等地借读，完成学业，有困难的还不时给予经济援助。当时的事情，东北大学老学生刘致平先生、张铸先生、林宣先生等，一直都记忆不忘。我正是听刘致平先生、林宣先生说起这些事的。刘致平先生当时是高才生，曾作为学生代表，并代表童先生等人专程去请梁先生回沈阳复任的。刘致平先生、张铸先生先后作古，林宣先生现在八十多岁，前两年我向他请教老东大的一些旧事，他记忆犹新。前两年林宣先生正热心于希望工程，自己拿出不少积蓄扶助贫困地区儿童向学，那种精神真令人起敬。梁先生早年与童先生同学又共事，二人相交甚深。我们上学时，梁先生时不时地便提起童先生，梁先生创建清华建筑系时，曾邀请过童先生，北平刚解放不久，梁先生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再请童先生北上。如果童先生应邀北上，我们就有机会亲聆童先生的教诲，(这也)不会成为一件憾事了。

我算是比童先生晚一大辈，一次偶然机会，1990年童先生的文孙^①在沈阳读书时，我还辅导过他的一次测绘实习，自然觉得亲切。我和童先生存殁相及，但晚生三十多年。1950年代后半我才上学

读建筑专业，工作不久便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记得是1982年我去江南开会，回程路过南京，在南工会晤潘谷西、郭湖生、刘先觉、杜顺宝、刘叙杰诸先生时，曾问起童先生的起居，先生年事已高，晚生后辈都关心他的健康。我那时刚刚写发了不多几篇建筑史、园林史方面的文章，承蒙各位高友看重，有几位便提议要带我去向童先生拜教。当时梁先生、刘先生已逝去多年，杨先生刚逝去不久，老辈的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健在的，说起来是只有童先生了。从前有位人士作诗赞颂一位南京的著名诗人、学者，云：“仰首欲攀低首拜，长干一塔一诗人。”童先生那样令人景仰，我心里自然是很想去拜教和瞻仰的，可是我又怕无缘无故地惊动先生，打扰先生的起居，给老人家添乱，而我这个人又一向不愿意让别人提携夸奖，自己觉得有愧，本来不求闻达，知道自己努力读书做学问也就是了。虽然觉得可以去拜教一次，说几句问候致意的话便退出来，可是犹豫再三再三，觉得还是不去打扰为好，把景仰和尊敬存放在心里也就是了。想不到那一次未能去拜教，后来也就再没有瞻见拜面的机缘，我虽然还是东奔西走，一连几年未再过南京、去南京，于是（这）便成为一宗憾事了。为此，我后来很注意看童先生的遗照，从那照片上看，先生的眉宇之间，执着严正，又慈温宽和，呐然静默，无一点浮气。正好像他的学问文章一样。旧日的相面看人预占吉凶祸福是一种愚妄迷信不足道也，不过一个人的相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内在的精神世界。古代有感慨的诗人好说“举世少其真”，我虽然没有瞻见过童先生一面，从童先生的遗照上却能看得出来先生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真诚。

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兼通古今中外，我辈莫及。先生的各种遗著，都是能给我们和后辈人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据闻有关方面正在编辑出版先生的全集，以后还当一一精心阅读。以我半生读书求学问的旨趣来说，一向是主张转移（益）多师。“旧学商量增邃密，新知培养转深

沉。”童先生对我的影响和感召，首先是不求闻达、舍己芸人、执着追求和永不停息的精神。就具体方面来说，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园林和园林史研究以及建筑画和建筑速写。

从园林和园林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以《江南园林志》和《造园史纲》二书的印象最深。我上学时喜欢中国建筑史，后来又喜欢中国园林，不过当时还没有园林史，汪菊渊先生写过一部《祖国的园林》，有个油印本，还是草创。到高年级把我分在规划专门化，我们不少同学不喜欢规划的空泛，又不愿意看人眼色领会“长官意图”，私下里揶揄淘神，好说规划“鬼划画鬼”之类的笑话，大家都愿学民用建筑。分配了又不肯改，于是也就想自学园林、园林史。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林学院，说是创办园林专业，报到后又没有这个专业，把我分到森林采伐和运输工程系，一半是赋闲，一半是做点杂事，不去细说。而东北林学院又很少建筑方面的书，古典园林在“左”的年代又一直挨批，除了刘先生发表的《苏州的园林》一文，此外再无专书，我靠着林学院有限藏书和黑龙江省图书馆陶友松先生帮助，得以借阅一些旧书古书，写出了第一篇论文《略论我国古代造园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算是一篇小作，也是专业论文的处女作了。记得在上学时，梁先生一次曾说到童先生在1937年写成《江南园林志》，已送到（中国）营造学社，即将在汇刊上刊出（或出单行本？），因为日寇侵略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学社仓促南迁，刊物或专书都未能出来，梁先生送出去的应县木塔、太原晋祠两篇报告，连原稿也失落了。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遗稿幸而还被找到了，1963年由当时的中国工业出版社（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排印出版，还是竖排繁体字印本。当时出这种书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哈尔滨又在建筑界以外，消息闭塞，幸得省图书馆陶友松先生帮助提供信息，并代为购到，得书之乐，乐何如之，当时获读这一好书的喜悦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上学时读到几篇《营造学社汇刊》

上发表的梁先生关于独乐寺、赵州桥、宝坻三大士殿、佛光寺等单篇考证文章，读到几篇刘先生写的河南北部、河北西部和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以及梁先生与林先生合写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从当时读书的兴趣来说，比如同是梁先生文章，我更喜欢《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不仅内涵丰富，出语很是亲切，不时夹有不少富有风趣的幽默。当时买不到专书和汇刊，也没有复印技术，还曾用一个假期，抄下不少章节段落，用透明纸描下不少图照。这时买到《江南园林志》，不用传抄做笔记，书上的书脑书边有不少空白，可以不时补一下读书的补注（图3）。《江南园林志》不但有调查实况记录，还有沿革考证，此外还有《造园》《假山》和《杂识》等章节，已是专题研究，文章又写得要而不繁，十分简练，后面又有大量照片、局部示意和总体平面草图，还附有步测平面图二十幅，得此书，读者即可得知中国园林及现存江南园林的知识。我国自晋宋以来，文人士大夫山水园成为造园主流，古代文人好写园林志，如宋代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周密《癸辛杂识》中的《吴兴园圃》、明王世贞的《游金陵园墅志》，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园林》等。文人著作一代园林记，已成为一种传统。作为现代人以现代建筑师的眼光，调查记录考证测绘大域面江南园林，实自1937年童先生写成《江南园林志》，是一个创始。童先生又有英文版的《东南园墅》和《中国园林》，《东南园墅》为《江南园林志》的姊妹篇，《中国园林》和《江南园林志》及《造园史纲》也是连带互发的关系，《造园史纲》不但讲了中国造园史，还讲了欧洲及日本的造园史，虽然篇幅不长，是名副其实的史纲，短小精悍，实最为快读。30年代有许……（定稿到此为止，后文根据草稿10-12页整理如下）

(P10) 我自幼就喜欢绘画，师从曾善庆先生，曾先生素描功力甚深，不及见李剑晨、关广志、吴冠中。后来，喜欢画速写，也曾喜爱水彩，水彩太费时间，又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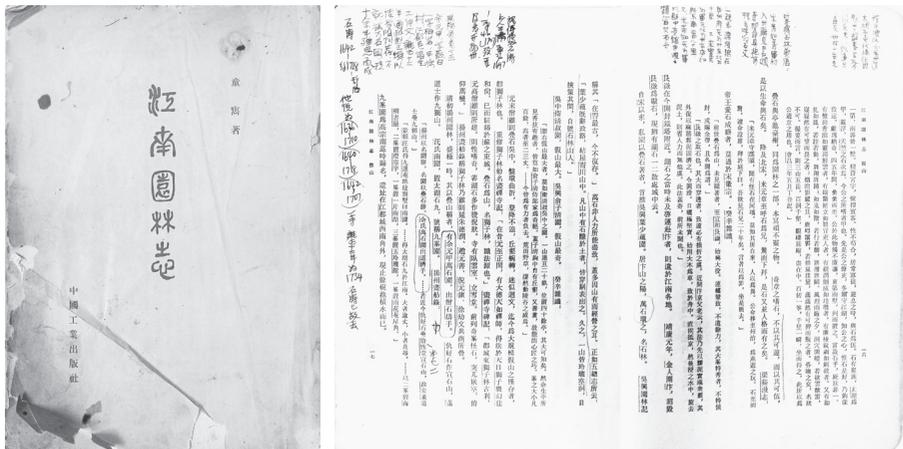


图3: 曹汛收藏的童雋《江南园林志》及读书补注

适合早晚时光，出外旅行尤为不便。童先生，建筑学第一代，前后遇梁、杨，对素描水彩功夫很深，都是大师级一派。就我个人爱好来说，更喜欢童先生建筑画，醇原雄浑，功夫、腕力很强甚深，不但炭笔画（疑手稿为“画”）的素描速写别具魅力，还在色纸上，建筑速写略施色彩，如……即见精神。还有一些新色纸彩笔色线，更是别具一格。

1992年，我应辽宁科技出版社之约，主编《建筑速写》一书，作为现代实用建筑（P11）艺术丛书之一，选收了童先生黑白速写（7幅）、彩色速写6幅，是全书中所收画最多的。数年长，我最小。不薄他人，更爱童先生的画。我自己排版，几版面的安排也费了一些苦心。我一生牢牢记得童先生一句交代，赖照相机为傻瓜旅行炭笔，虽然方便，建筑师出外旅行，以自己的职业所系来比，应该多绘，动手画速写，而不要依赖照片画速写，不是照片，更是照片不能替代的。我自己也不断地写

生随记，很有趣。有一年我初游长江三峡，一路上画了不少风光速写，整天抢速写，尤其是码头。在丰都行船，本来计划写生，然而时间短，路不长，怕来不及先抢照片。随即（使出）看家本领，已成昔日黄鹤一去不返。（P12）撂下相机开始作画，及至船开了驶出码头，回到舱尾，对画作粗加整理，一时急性所至，忘了相机扔在甲板，把那件傻瓜旅行工具忘了（文稿“在”疑笔误），热心乘客幸亏拾取送了过来，还是单位（里的）一台好尼康机。

现在，建筑师、建筑教师、建筑学生还有不少人士，虽然照相机更为普及，但是爱好的人逐渐少了。杨永生先生发起要编辑一本建筑速写素描，据说应征只有二十余人，杨先生无奈发出去一百多邀请函应征，感慨地说，至今只收到20余几（份），称：距百半甚远。无奈。如此不做评论。出书选题，只能抑浊，对此我无暇去分析，照出时代的尴尬而已。

整理说明

整理曹汛先生遗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篇《思念童先生》的两份文稿，文稿未署日期。从文中提到“前两年我编写《林徽音文集》文学卷、建筑卷时”之语，结合曹先生参与编辑林先生文集始于1998年，1999年两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又根据两份文稿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稿纸上，由此推断，此文作于2000年前后。

童雋先生生于1900年，而曹先生有多篇纪念前辈百年的文章，如1982年的《计成研究——为纪念计成诞生四百周年而作》、1987年的《造园大师张南垣——纪念张南垣诞生四百周年》，这进一步增强了本文作于2000年前后的可能性，是以纪念童雋先生的百年诞辰。

两份文稿呈现出曹先生的写作方式：先快速地记录要点、确立框架，再推敲打磨为定稿。我们整理了曹先生的“定稿”，并结合其“草稿”整理了“定稿”中未及展开的内容，聊助读者想象文章的全貌。为尊重曹先生文风，个别尚未形成连贯、严整的文字表述照录，并未变动。文中凡带括号之内容，以及摘要和关键词，为整理者所加。本文整理过程中承蒙曹先生家属王玉侠女士、曹洪舟先生、曹洪藻女士的惠允与支持，并经童明先生推荐，特此致谢。

注释

①编者注：指童斌，当时在沈阳建筑工程学院（今沈阳建筑大学）读建筑。